

瓦当 作品

残酷青春
黑色幽默
灿烂现实

一群荷尔蒙汹涌 / 疯狂傻气
却又有情有义的人的小城记忆

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加真实和本能

风林火山颠倒妄想的世界，

哀伤至极的狂人春梦。

—— 骆以军

瓦当的小说打通了悲伤与狂喜的穴道，

是一种巨大的真诚，

这些，是文学的价值所在。

—— 颜歌

装个借

到世界上去

作家出版社

到世界 上去

瓦当

作品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到世界上去 / 瓦当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63-9659-2

I. ①到… II. ①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1233号

到世界上去

作者: 瓦 当

出品人: 高 路

责任编辑: 丁文梅

特约监制: 王俊一

特约策划: 刘 飞

特约编辑: 何 文

封面设计: @_叁禧

出品方: 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08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659-2

定 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还没有准备好，已在世上走一遭。

——题记

P.001

上篇

003	出师表
015	金缕玉衣
035	秘密发芽
058	出走
072	瘟疫时期的爱情
081	英雄与破鞋
099	论武功
114	冒名者
131	阁楼
150	红字
162	殒
173	我没想到死亡毁灭了那么多人
181	躲紧
190	生理卫生与思想品德
200	假肢工厂
217	他们早就是一对
230	最美的死者

P.253
中篇

255	被水催眠
256	浪游赋
270	重逢
279	婚姻一种
285	肉身漂流
296	羞辱
303	终曲

P.309
下篇

311	凶手
313	心经

PART ONE

上篇

PART ONE

出师表

星期天下午，王小勇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找到我，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刚开始我以为他来找我下棋，后来才明白，他是来告诉我班主任崔大杂碎老师死了。我一听就高兴地拍起了巴掌，随后，又自作聪明地问：“你是不是来找我放爆仗？”

王小勇把头一摇：“不对不对，反其道而行之。”我做梦也没想到，他居然建议与我合送一只花圈。

“为什么？”我大惑不解。

“你想啊，崔大杂碎生前最恨谁？”

“那还用问？当然是咱俩啦。”

“是啊，你想他到了那边，能不找我们报复？他要是化成鬼，天天缠着我们不放，那可多可怕？”

王小勇这样一说，我的心里直发毛。尽管我不怕死，甚至有时候还偷偷憧憬。但我想死得好一点，不愿被自己不喜欢的人勾去。

王小勇继续开导我说：“我们给他送个花圈去，表示一个意思，他呢就不好意思再找我们的麻烦了。”



“也是，真有你的！”我向王小勇挑起大拇指，然后就去找爸爸要钱。

我爸爸是临河城中心百货站的土产仓库班班长，说是班长，整个仓库也只有两个人。原先只我爸爸一个人，后来又来了个臭美的女人，和我爸爸年龄差不多，叫任红梅。我们去的时候，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刚领了一只蜂窝煤炉子出去，任红梅正在低头织毛衣，我瞥她一眼，屁也没放。

“你可不是撒谎？”爸爸盯着我看，想从我脸上看出破绽。

“死人的事还能撒谎？”我和王小勇一起拍着胸脯。

“难得你们这么懂事。”爸爸点点头，掏出二十块钱，“一个花圈也就三十块钱。你出十五。”他指着王小勇说，王小勇点点头。爸爸又对我说：“剩下的五块给我拿回来。”

我应了一声，心想：先花了再说，傻瓜才给你拿回来呢。

人民医院后门口有条“棺材街”，这是我给它取的名字，真名倒忘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太平间，这条街上就全都是卖殡葬用品的商店。

我们随便奔着其中一家去，门口招牌上写的是“长寿店。”

“出去出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长寿店的胖老板一看见我们，就摇着扇子把我们往外赶。

王小勇把眼一瞪：“我们买花圈！”

“哦？”

胖老板这才收了扇子，满脸堆笑，给我们介绍起生意。屋子里的花圈五颜六色大大小小林林总总，还有纸人、纸马、纸丫鬟、纸汽车、纸

飞机、纸别墅、纸家电……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如果我们有钱，一定会给那狗日的多买一些。谁都知道他贪财又好色。可惜我们都是穷光蛋，最后，我和王小勇一嘀咕，对老板说：“你也别废话了，三十块钱能买哪一个？”

老板一听，从墙角拖出一只直径一米左右的，这是最小的一种，上面还挂着半条挽联。老板一把撕了去，没让我们看清上面的字。

“你这是不是用过的？”王小勇问。

“怎么可能呀，天地良心。”胖老板也拍起了胸脯。

“怎么上面有土？不是新的？”我拿手指在纸花上抹了抹。

“我的小祖宗，这个又不是瓜果梨桃，要那么新鲜！”

我们不跟他计较，是这么个东西就行。谁不知道花圈拉到火葬场，烧一部分，剩下的就再卖给花圈店。胖老板文房四宝齐全，就是不会写毛笔字。我便自告奋勇抓过毛笔写下“伟大的崔有岁同志永垂不朽！”一行不怎么遒劲有力的大字。崔老师名讳有岁，可我们都管他叫崔大杂碎。“杂碎”在我们这儿可不是一个好词，是人很下流、差劲的意思。最后那个感叹号，声泪俱下直淌到桌子上，淌到了正认认真真的扶着纸边的王小勇的手上。王小勇反应极快，手像一块抹布抖了起来。仿佛碰到的不是墨汁，而是一只死人的手。死人的手，冰冷的手。死人的手，永远保持一个姿势的手……

掸去花圈上的尘土，花圈焕然一新。交完钱，王小勇扛起花圈，活像是美猴王扛着一树水蜜桃。一路花枝乱颤来到殡仪室，殡仪室里正在发丧，响着难听的哀乐，一群男女老少披麻戴孝正抱作一团哭成个蛋。

我们一看横幅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你是不是弄错了？”我问。

“怎么会？我听班长说的。”班长乃官方人士，说话应该不虚。

王小勇又加了一句：“不是弄错了，肯定是死错了。”

“那是怎么回事？”

“要不，我们去病房问问，说不定还在穿衣服呢。”

王小勇净胡说，可我就相信他，因为我也不懂啊。

于是，我们又扛着花圈去了病房。路上碰见几个医生和护士，看也不看我们，想必是司空见惯了。一进病房楼大门，正好和一人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可爱慈祥永垂不朽的崔有岁崔大杂碎老师。簇拥着他的，正是班长等一帮舔屁包。

“妈呀！”我们扔了花圈，抱头鼠窜。

事后我们才弄明白，崔大杂碎那天阑尾炎手术刚好病愈出院。王小勇东西耳朵南北听，把出院听成了“出殓”。

这下可把我们害惨了。崔大杂碎重返讲台第一节课，就用红粉笔在我和王小勇的脸上各打了一个叉，以示枪毙，随后把我们轰出教室。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早已习以为常。

我们倚在教室外面的墙上，有说有笑，太阳暖融融地照在脸上，别提多舒服。我看见隔壁四班的门口也站着一个学生，而且是个女生，只是她的脸上没有粉笔叉。

“李珍！”王小勇叫了一声，那女生回头来，报以妩媚的贱笑。她

披散着头发，一副十足的浪像。

王小勇朝李珍走过去，他们像特务接头似的说了两句。然后，王小勇向我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刘小威！”王小勇介绍道。

“见过。”那女孩咯咯笑了两声，伸手给王小勇擦去脸上的红叉。我等着她来给我擦，然而这愿望很快落空了。王小勇伸出他的脏手往我脸上一抹，李珍又咯咯笑了：“越描越黑！”

她笑起来真难听，像一只抱窝的母鸡。

我们三个穿过教学区的月亮门，向操场那边走去。这时，崔大杂碎从教室里出来，冲着我们的背影吠叫起来。我们懒得理会，这狗日的，早晚小爷找你算账！

操场上有几个班在上体育课，打篮球的，踢足球的，摸爬滚打上蹿下跳的，很花哨很热闹，还有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孩在围着操场慢跑，他那孤单的身影吸引我不由多看了两眼。穿过泥地操场，我们来到院墙边，砖垛缺棱少角，很适宜攀爬。王小勇示意我先上去，然后他托着李珍的屁股，我在上面拉了一把，李珍也上来了。李珍的手很软，像什么来着，我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比喻，她已经把手抽走了。装得像个淑女，可谁不知道她是一个婊子。李珍又把王小勇拉了上来，其实王小勇根本就不需要她拉。王小勇上来以后，他俩仍然手拉手，云中漫步般地跟在我后面。他们早就是一对了，可我一直不知道。

我们沿着学校的院墙向南走到头，然后往西拐到另一堵院墙上，这堵墙里面就是人民医院。一条脏兮兮的小河从医院里流出，水里漂浮着



各式玻璃瓶和塑料瓶，还有一对胖大肥美的连体婴儿，像两根拧在一起的油条。恶臭扑鼻，苍蝇乱舞。黝黑的水面上照出我们三个人的人影，他们两个走得小心翼翼，手拉得更紧了。拐过一个直角，眼前豁然开朗，金秋的田野扑面而来，胸怀顿时为之大开。

我们依次下了墙，又跳上田埂。天空万里无云，地上稻浪翻滚。农民们正在辛勤忙碌，收割的裹着红头巾，推车的光着膀子，身上淌着汗水。还有一条花狗，兴奋地跑来跑去。镰刀雪亮，稻香清苦。这大好的收获的季节，唯有我们游手好闲。这时候，队形变成了王小勇和李珍在前面，我在后面。如同一个老人跟在儿子和儿媳妇后面，显得那么多余，那么狗屁不是。走到一座废弃的低矮的水泵房前，他们停了下来。水泵房破烂的门窗都大开着，里面有一头蜗牛似的水泵和一张烂草席。他们两个相视而笑，低头钻进泵房，并把门关上。我背过身去，茫然地注视着眼前无边的稻浪，隐隐听见镰刀收割发出整齐的沙声。过了一会儿，身后的门吱扭一响，王小勇提着裤子从泵房里出来了，嬉皮笑脸地回头指了指里面：“该你了！”

我脑子里没反应，呆头呆脑地进去。李珍闭着眼睛，双腿叉开，气喘吁吁地躺在草席上，上衣捋到胸部，露出白花花的肚皮和半截乳房。光线突然变暗惊动了她，她条件反射地睁开了眼。我的心一阵狂跳，刚想弯腰看看她双腿间那团蝙蝠似的阴影到底是什么，她却猛地双脚蜷起，冲着我的胸口来了一招兔子蹬鹰：“滚！”我没防备，被直挺挺地蹬出门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啃了一嘴泥。

王小勇哈哈大笑起来。李珍也笑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咯咯乱叫。

“呸！奸夫淫妇！”我破口大骂。

李珍穿好衣服，也到放学的时间了。我们三个往回走，还是他俩在前面，我在后面。有人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放起火来，浓烟裹着稻香弥漫了半个天空。我痴痴地望着上升的烟火，仿佛自己整个人也被带走了。我觉得我迷恋这一切，是因为这里面有值得我迷恋的东西，虽然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但绝不是一团火一团烟那么简单。烟火呛得我眼睛和嗓子火辣辣的，很难受，又很舒服。一边很难受，一边很舒服。

我们没有再回学校，而是穿过医院后门直接来到大街上。又一群死者的家属正在号哭，简直是噪音。望着那些悲伤可怜的人们，我忽然领悟到了一个道理：原来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有人死去。于是，我便茫然起来。我在心里暗自祈祷：但愿我死的时候，没有人对我这样大喊大叫。让我安静，让我随烟火上升，让我云一样飘动，岁月一样摇曳着远去。

“拜拜！”王小勇对李珍说。

“拜！”李珍扭扭屁股走了，屁股上两块湿湿的泥印。我狠狠地吐了一口痰。

说起王小勇和李珍的相识，才叫有趣。那时候每当课间休息，男生们喜欢在厕所里举行尿墙比赛。厕所墙上画满了淫画，写满了淫诗。男孩们在小便池上站成一排，个个掂着脚，撅起屁股往上滋尿。厕所的红墙碱化得很厉害，一脬尿浸上去，眨眼工夫就干了。沙沙响动中，砖粉簌簌地落下。有那么一个孩子，我忘了是谁，反正不是我，是我也不承

认——一激动尿了自己一脸，引得一阵狂笑。我记得自己最好的成绩，大约尿了一米六高。王小勇最厉害，站在小便池上，一咬牙一使劲，尿流居然忽忽悠悠随风越过了两米高的山墙。接着，就听见隔壁女厕所那边“啊”的一声尖叫，这边的男生嘎嘎乱叫，一哄而散。

只有王小勇做贼心虚，躲在里面没敢出来。就听见外面一个女生问：“妈的，谁干的？”

一群男生异口同声地回答：“王小勇。”

王小勇心里那个气，真恨不得钻到茅坑里。这时，他又听见外面那个女生喊：“死不要脸的臭流氓，有本事滚出来！”

男生们起哄：“王小勇就是牛，一尿尿到墙外头！王小勇就是牛，一尿尿到墙外头……”

“当里个当！”我也跟着凑热闹。

“听不见，骂不着，骂着你妈的小屁毛！”王小勇捂上耳朵，愣是死活不出来。

那女孩急了，瞅瞅旁边有个空空的大花盆，弯腰抱起来冲着厕所入口墙上大大的“男”字就来了个司马光砸缸——轰隆一声，缸没破，年久失修的单层墙垛却塌了一个大窟窿，王小勇提着裤子惊魂未定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一个显然发育过早的女孩怒目圆睁地望着他。这个女孩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珍。

“是你尿的我？”她瞪着一双杏核眼，一只手捋着湿漉漉的头发，还不停地放在鼻子上闻闻。

饶是王小勇艺高人胆大，当时也结结巴巴：“不是我，墙……墙怎么倒了？”

“不是你是谁？臭流氓！”

“你看见了？”

李珍把眼睛一闭，使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功夫，“就是你就是你……”一口气说了十六个“就是你”。

“好男不和女斗！”王小勇从碎砖头上迈过来，转身就走。

“站住！你赔我！”李珍嚷嚷着，她也不知道赔什么，只是觉得自己吃了亏，不能就此罢休。

王小勇在前面跑，李珍就在后面追。“噉——”观众们继续起哄。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了学校，王小勇穿黑，李珍穿红，两个人就像一黑一红两匹小马驹，四蹄翻开，蹁跹并驰，渐渐消失在薄雾初透的城西平原上。

到了放学时，两匹马驹回来了，安详而友好地排坐在学校门口的小摊前，肩膀靠着肩膀，亲亲热热地合吃一碗凉粉，那样的恋栈。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瞠目结舌，向着王小勇暗挑大拇指。看李珍那副小鸟依人的样子，王小勇一定是已经“赔”了她，至于赔的什么，别人就不得而知了。

这就是王小勇，我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王小勇很谦虚，他从来都不把自己当英雄，相反，他总是提起另外一个人。